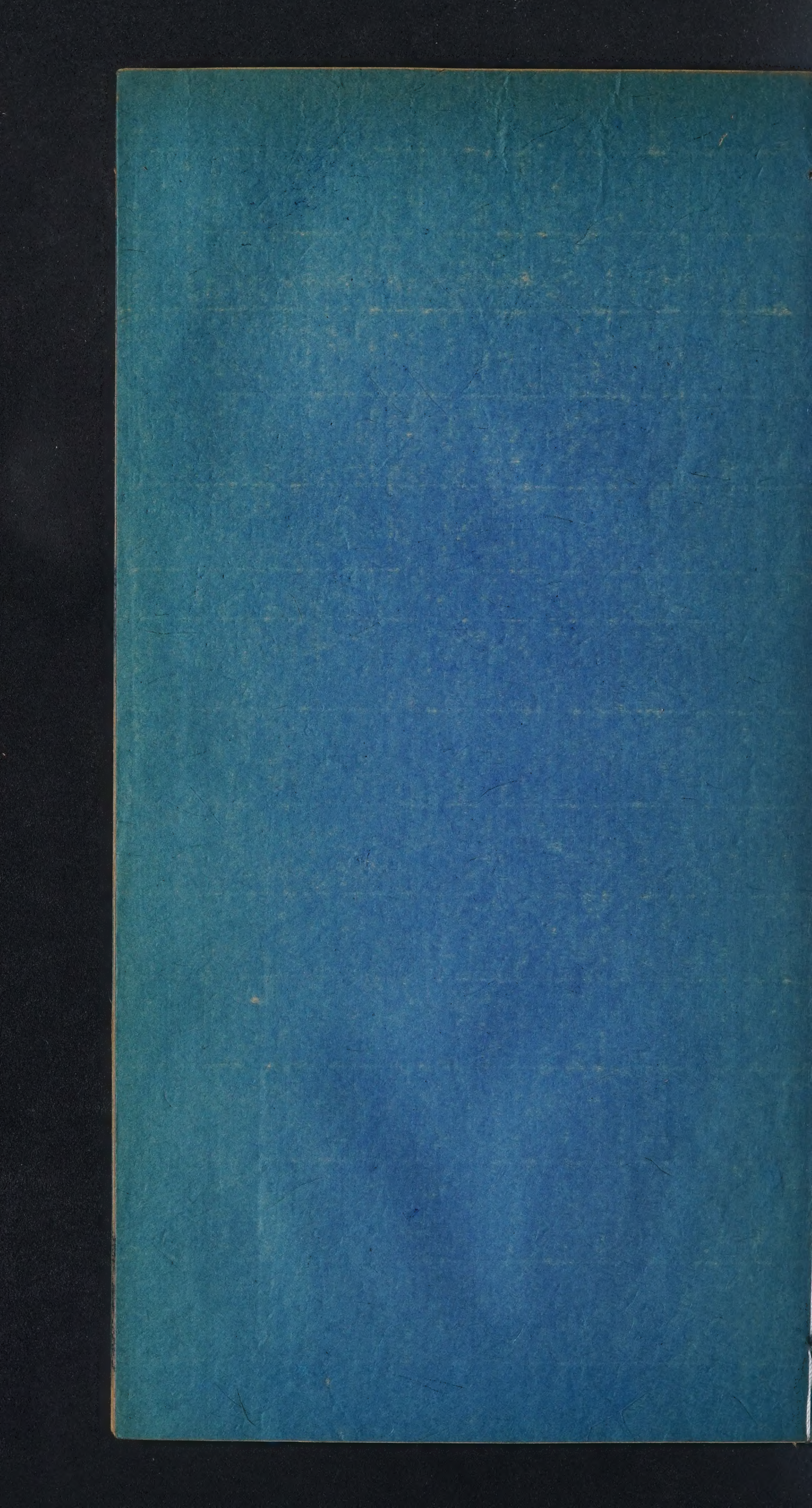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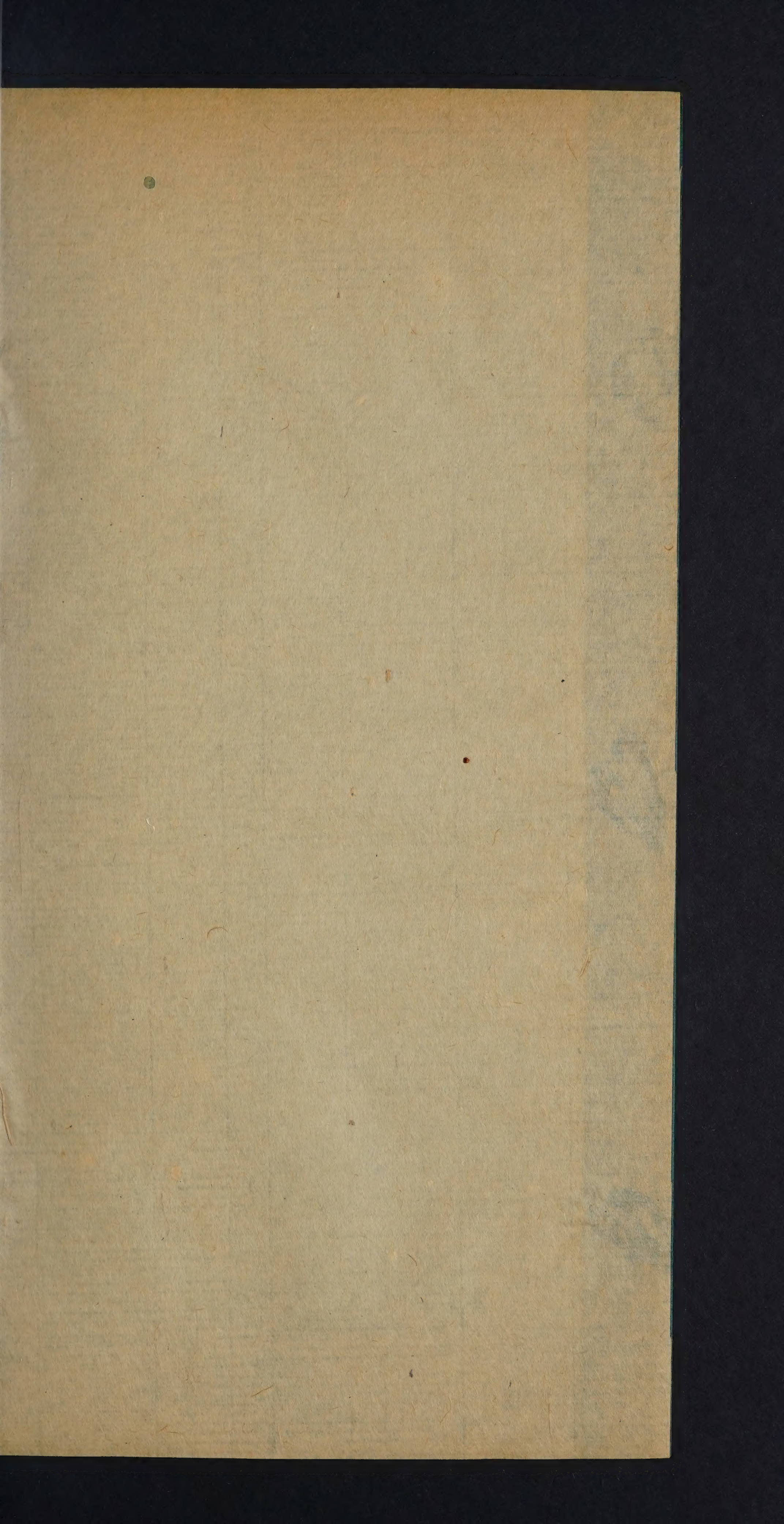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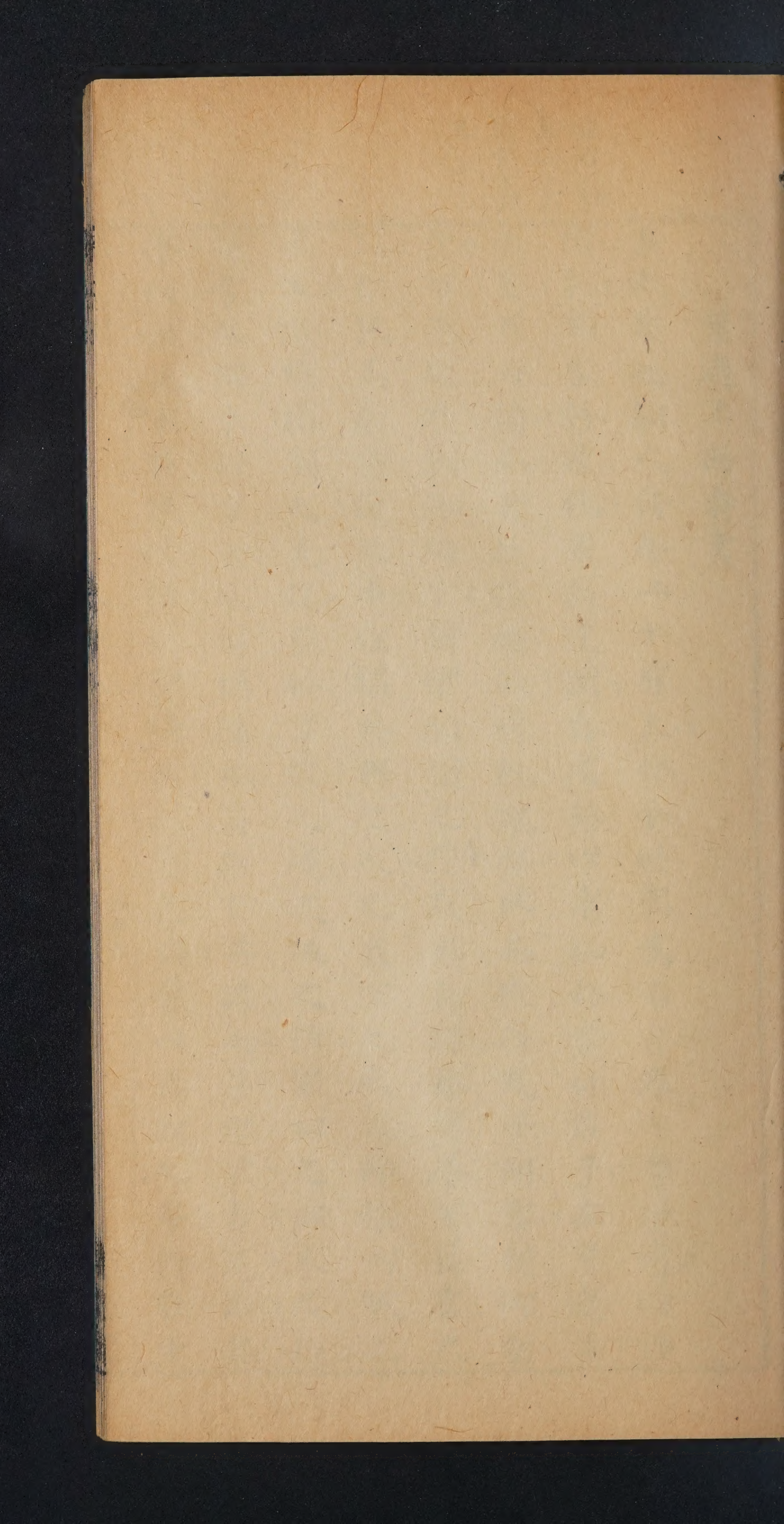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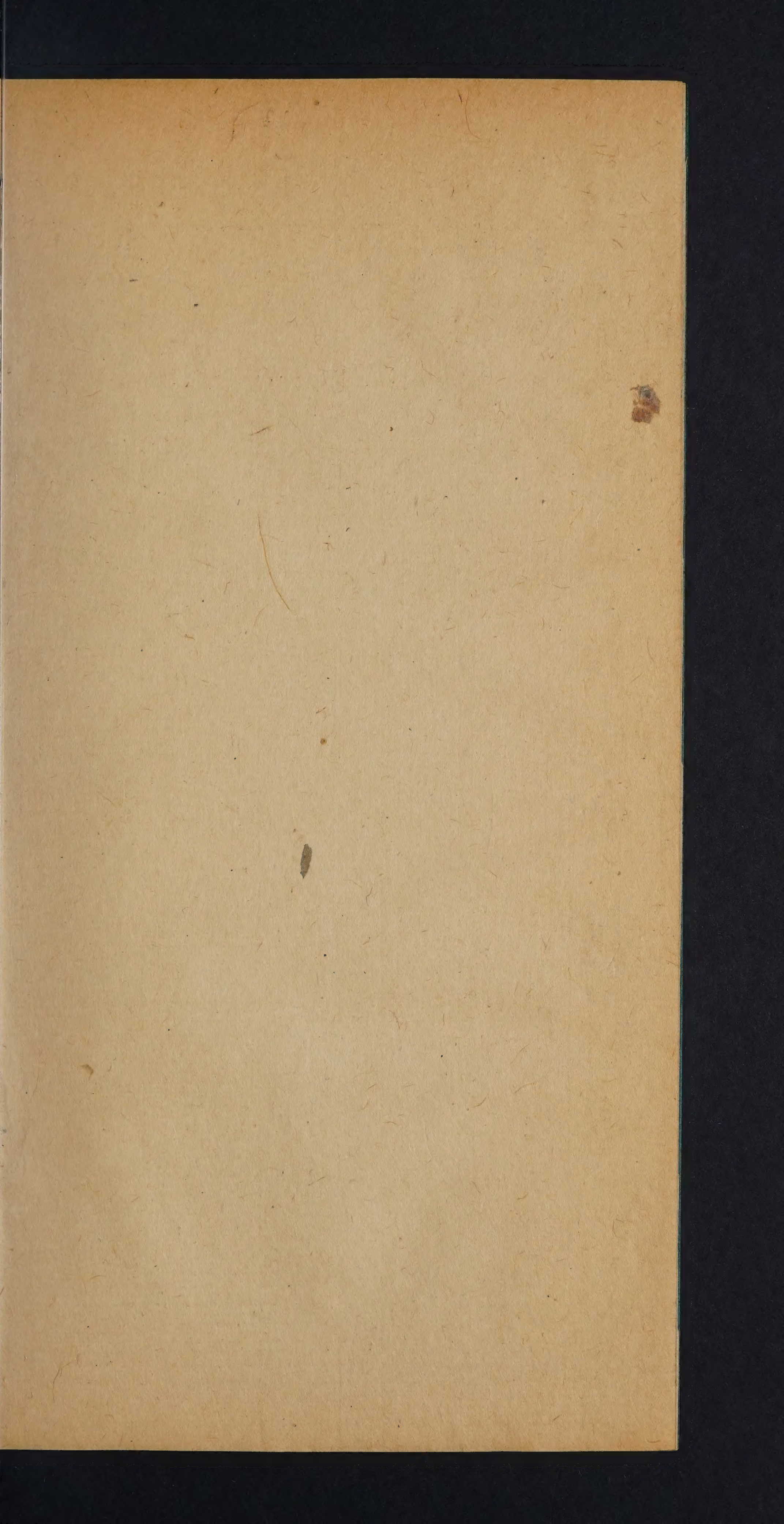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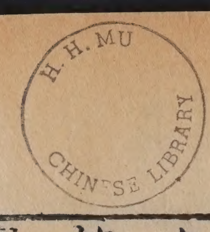










鍾惺曰語雖自負而情寔不得已

葉適上西府書

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三。於今世最為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請。今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招徠山巖遁逸之士。狂猾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洽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寔沿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

孫鑛曰：又情迂曲有致

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覩盛德位尊責厚憂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其誰寔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其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畧陳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其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僞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戎等未立及鄧禹納說則收二都取河北祀漢配天業侔西京其後玄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群雄若崩厥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為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今

從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連荊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漢統復興今夫
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爲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
敗亡隨之者此無它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
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
而内不失爲無事鄙後世鞍馬之勞而坐收三代揖遜服人之獲此
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卻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
所願欲也然而寔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厭於兵藝祖因人心
之患苦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眞宗幸
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幣賜金自詘不校以懷服之至

陳仁錫曰承平後用兵十數如此

於仁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敵為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犯樂善之說成于木之詐晏然自以為仁義之勛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跳梁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衂天子為之憂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為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鑿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若秦人之末世固為非也如使一切不許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稱

唐順之曰憤苦之言

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淆朋黨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女真小胡棄韎羯踰易水長驅句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郛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復有血氣之知者又況乃加之以列淮之守西十年之辱也哉然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大雅之廢嘻唉諂諛以爲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爲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蕪西北之强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忠而樂簡策之諛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明以寒心雖然治亂

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凝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强也怯可勇也攘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句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言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吉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籍圭璧者必以綈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衒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邀之而不顧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遠者其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寵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誠道以從時攀緣綾而仇視者蓋半天

陳仁錫曰自古國家事多壞於……

下而名是之辨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為善未驗或蒙其尤此時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為不復有所就且上有渙九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群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歷終有成而皆以為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求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為溝澮非良農之疾也蟊賊之不除螟螣之蕃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而先營其受病之處偽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收名廢棄有名之士斥奔大言無驗

之臣闢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羊陸之師厚集荊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固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舘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此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畧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

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合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一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忠近之厚。是之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為之時。蕭曹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為之而令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況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

公卿大臣為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為悅而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其不佞自以為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其亦不為失人。幸甚。

鍾惺曰。觀此等激烈之談。宋朝不為無人。而究竟無補於敗亡者。只是庸君在上不能聽從耳。

葉適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為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强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恵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强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恵恵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益其意以為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垂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强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

茅坤曰所謂勢者如衣之領若挈其領而周身自順

孫鑛曰後世君臣求如此

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敢制其後遺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寳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為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還反繫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衰也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

見其可也葢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簒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恠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官官或在於士卒而擧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恠唐末五代之氣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

鍾惺曰妙論確証

契丹南服李璟洊度修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擢兵甲停罷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把鈇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羣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深藻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内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畏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

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欸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鍾惺曰此勢字看得深論得妙不是威不是利亦不是仁義道德細細玩味覺從來帝王經權作用俱在内



葉適財計上

大意已見

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歛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

茅坤曰深識治道之言

子瞻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清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

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償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陜陜其辯者默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時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畊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

孫鑛曰權時度勢深得周公之意

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貸之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待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必聖賢之道不斷於理財者

陳仁錫曰避理財之名者迂儒豈君子哉

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周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適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顰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纍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剗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斂然則有民而後有君[illegible][illegible]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斂為天下理

之歟又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囷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為理財而其上至於吏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鍾惺曰析理財之義甚精論君子之過寵當

葉適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畧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為寵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藏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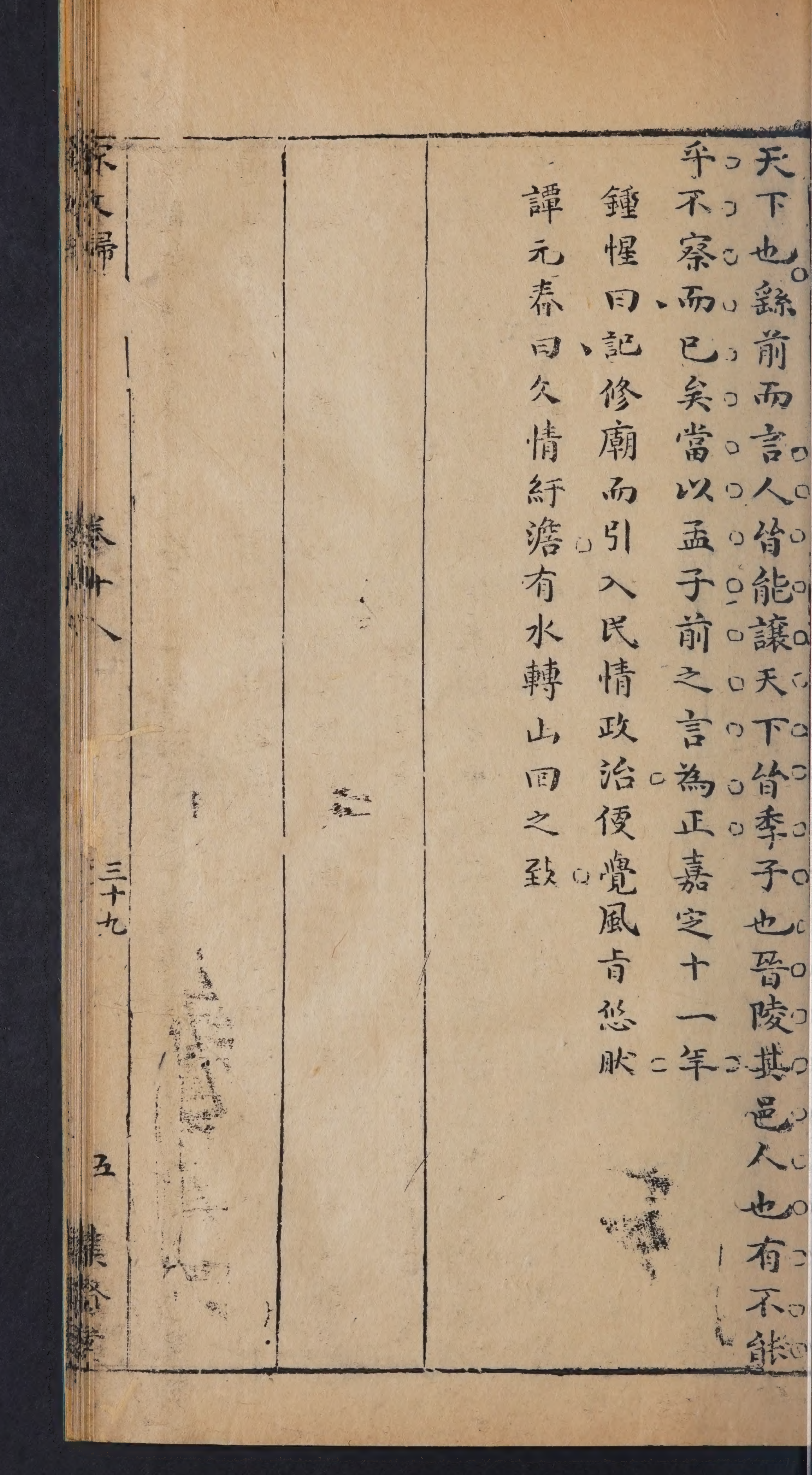
尤不可以例論。於是取近世名公㕘次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刻梓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鍾惺曰此集必有可觀惜將不傳。

葉適季子廟記

初趙公彥橚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為訟者。皆產割裂也。子本貿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忌義。絕貳以情而廢耻。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篁中。大半摧塌。曰季子廟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為病。不讓之為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祓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

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如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迎洽為文王可也何顧於子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為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為非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係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



天下也。繇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

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為正嘉定十一年

鍾惺曰記修廟而引入民情政治便覺風旨悠然

譚元春曰文情紆澹有水轉山回之致



葉適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注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答之

茅坤曰正論可以書紳



葉適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令指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肰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雖其間非人傑也棄之去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耻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

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庭交
怒以為恠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楙特置同甫羹胾中益村俚敬
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
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
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
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
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擢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
救諸痛心
骸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
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

逆占其無憂當世意宜嬉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援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丞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笑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勇為中原率坐斥嶽州每應試皆陳寔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劉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侍用矣以諫官蔣繼周孫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鄉屠脫姑為郎相俾乎

孫鑛曰同甫三不報道甫三罷西適相似是同銘意

公謝臣已罷壽皇不敢復罷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名以王悟疏罷知郤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父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噆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仇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歿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仇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蜀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

茅坤曰責以出處固是正論然熱心豪杰自應按納不定

緜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斂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聞。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栁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駸駸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其有芒彩爛然透出。經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甲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先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矜傳而信

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録焉銘曰

嗟彼黍離孰知我憂覩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鍾惺曰二公氣骨高傲只是有志恢復看不上衆人痿靡苟且耳

與狂生不同而乃同得狂生之禍水心合而銘之感傷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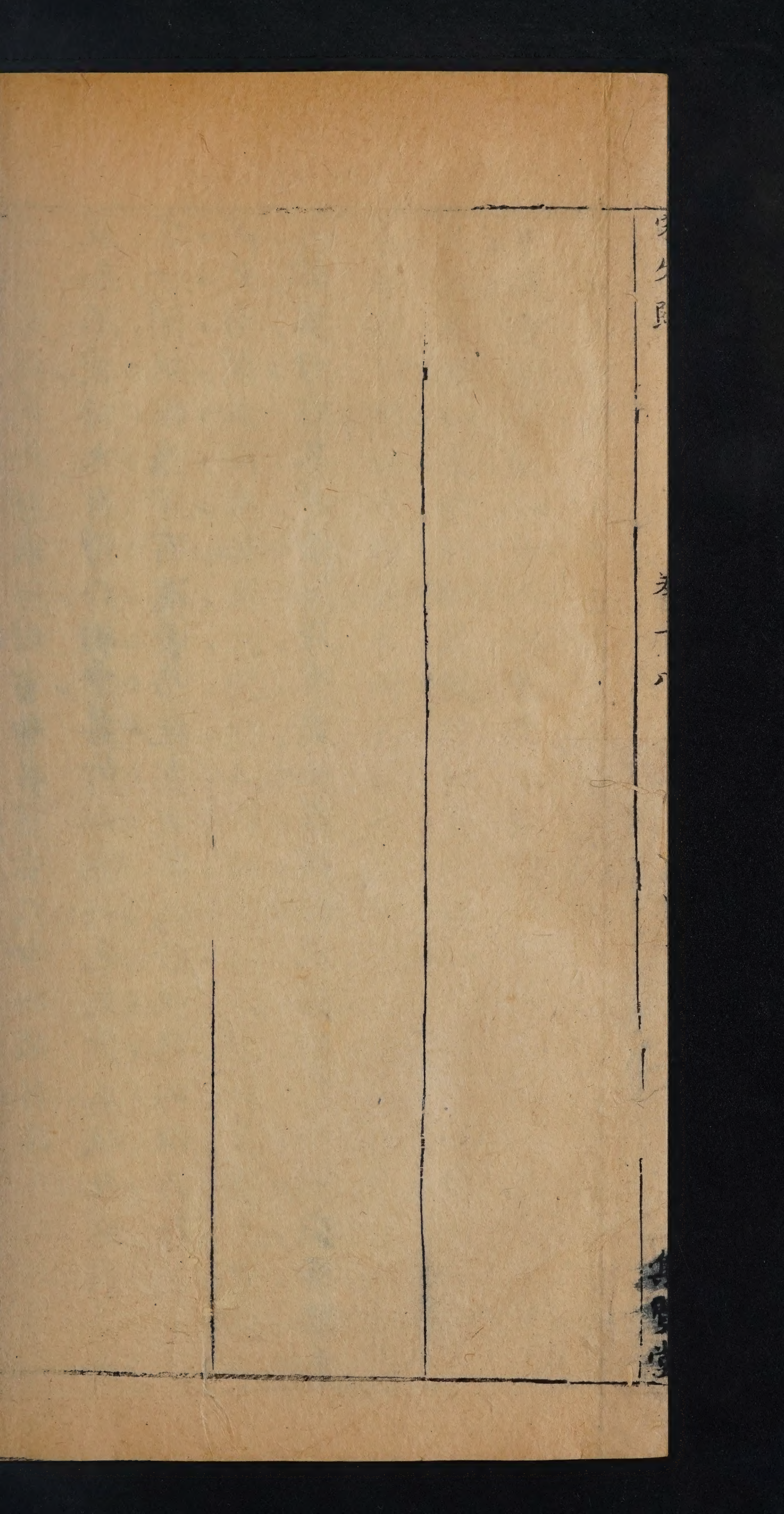
陸游上執政書

其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用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以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取不恐棄忝豈固為是不亟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識好之積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苦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己任者所以不恐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

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夜讀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聞。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来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絶。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騖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異。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輙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為可書生所遺。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遑寧。恭惟

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関捩惟愚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集所以忘其賤且貧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一鍾惺曰作文甘苦寫得有至味有深趣放翁得意於此亦可想見



吳坤曰妙乎立言

陸游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㮚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亟。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

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丞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與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
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流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以身之窮
大丞相所宜哀耳其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於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硤中俸薄其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

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
三十。女年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甚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
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
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
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
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鍾惺曰。不恥以窮乞告人。絕似昌黎。只是賢者胸次光明耳。



陸游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

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
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
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鼂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
深之殺身善觀平津矦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
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
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塞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愽
是豈可容一毫之偽於其間哉其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
者之籓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
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

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其則愚矣而世遂謂其終
無所合其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惟閣下以皐陶之謨周公之誥
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
想望而師尊焉其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
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其心之為邪為正庶
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
是不得為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罪
死有餘罪

鍾惺曰文章人品自負不淺予嘗謂賢者之文賢者之性情學問

也。與此暗合。

陸游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晨夜伺便小刦比官知之則已分散隨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窟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寇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兩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刦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刦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膚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貴

鍾惺曰不獨不得賊須且隔民俗吏可恨如此

刦掠往来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輙意其與賊通捕繫箠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踈矣一二年来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内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寔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絕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畧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致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来用之不可謂非古

朕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賞而已繇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朕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茅坤曰自塞耳目最是為政大弊所論雖小可以悟大



陸游東屯高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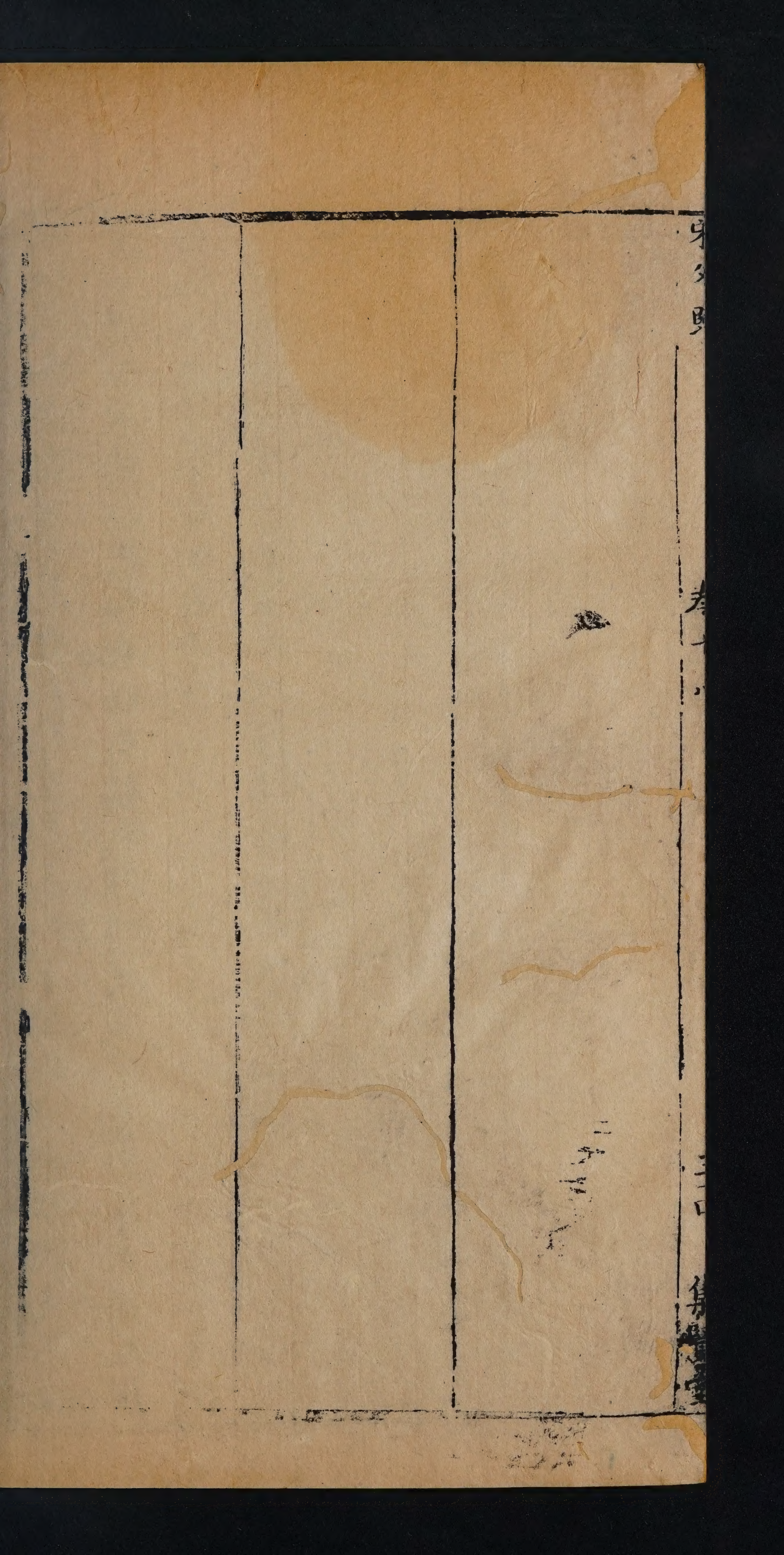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吊先生之遺跡則白帝已廢為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為阡陌裂為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

孫鑛曰敘李君有致

尊顯而見知寔深甚嘗慨然稱高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頌祂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視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局促于下思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荊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宗錢道寧榮辱之機讀書綴歎名為志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業也

不決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愧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為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

鍾惺曰少陵忠義士也以詩掩名此記可稱知己



李辭伐金詔

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讐蠢茲醜虜猶托要盟朘生靈之資奉谿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所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讀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敵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近言乎遠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根

鍾惺曰詞直氣壯足為有宋吐氣



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

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鍾惺曰記名園却說出天下興衰治亂使人讀之感歎不已作古文必得此意方可名世

